

湖北农民作家丛书

折不断的炊烟



周春兰 /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农民作家丛书

折不断的炊烟



周春兰 /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折不断的炊烟/周春兰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1

(湖北农民作家丛书)

ISBN 978-7-5354-5567-3

I. 折… II. 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9417 号

责任编辑:张远林

责任校对:陈 琪

装帧设计:周 佳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实习编辑:谢雯晶 刘 纯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枝江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625

版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01 千字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湖北农民作家丛书

编委会

主任：尹汉宁

副主任：陈连生 黄运全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方 方 王建辉 王 虹 刘传铁

刘学明 李武育 陈应松 杜海波

周艺平 高晓晖 梁必文 程良胜

总策划：方 方

序

方 方

湖北有着广阔的乡村田园，湖北的乡村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那些散布在平原和山间的村庄里，有相当多的文学爱好者。他们热爱文学，痴迷写作。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多端，也无论观念如何新旧交替，更不顾生活如何艰难辛苦，他们都不肯放弃这份对文学的热情。为了写作，有人甚至卖了房子卖了牛，写下的废稿纸摞起来比人还高。父母抱怨，妻子不满，儿女吵闹，他们都绝不回头。一写一辈子，自尝其苦，也自得其乐。

初知这些情况时，我很觉惊讶，觉得不可理喻。在一些场合发言，甚至还力劝这些乡村的作家们最好还是先顾及生活。生活安定，写作便无后顾之忧。

后来作协秘书长高晓晖跟我说，农民作家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认为自己虽然贫穷，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需要，应该同有钱人一样。他们愿意这样生活。

这话真是让我警醒。是呀，这样的生活难道就不应尊重？

在现今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疯狂赚钱和纵情享乐，是许多人的生活状态。乡间的文化生活更是无从说起。如此的背景之下，我们的农民作家，却仍然甘愿独坐灯下，认真读书，逐字写作。或许他们的背后，有人冷笑，有人讥讽，有人打击，他们都不介意。他们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全身心地对着稿纸，尽情倾诉和表达。他们对精神的需求远远高于他们对物质的需求。没有强大的内心力量，何曾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的写，是他们的人生，他们写出的，也是他们的人生。

对于这样执着的写作者，作家协会应该伸出援手，给他们以帮助。我想这也是作家协会存在的意义。一个村里，有一个人写作和没人写作，全然不同。这样的写作身影，无形中还能青少年作出示范。

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开办一个农民写作培训班并鼓动农民作家把自己的生活写成长篇小说。作协则负责帮助他们出版。三十多位农民作家参与了培训，十位农民作家进入了这一项目。我们为每

一个农民作家指派了一名老师进行跟踪辅导。从写作到出版，时间定为三年。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农村变化可谓天翻地覆。现今的乡村生活，与柳青的《创业史》时代，与浩然的《艳阳天》时代，与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时代，有着颠覆性的改变。它与我们以前通过阅读所了解的农村完全不同了。那么今天的乡村是怎样的呢？今天的农民们在想些什么呢？甚至，今天的劳作方式、生活观念、人际关系、日常起居以及价值判断与过去相比，又有着怎样的差异呢？

三年过去了。现在这十本书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十位农民作家，在指导老师的助力下，几易其稿，拿出了他们的倾心之作。每一本书都从不同角度讲述变革时期的乡村生活，告诉我们今天的农民的所思所想。或许他们不前卫不时尚，形式上没有花招迭出，更谈不上文体革命。他们只是一老一实地写来，写得动心动情，诚恳踏实。从这些书的字里行间，我们能读到他们真实的情感，能触到他们炽热的内心，能感到他们充沛的力量，以及他们对家乡的无比热爱。我想，这已足够。

我们帮助农民写作，也并非要推出一部或几部惊世的作品。而是希望通过他们的写作，向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传达一种生活方式。那便是：在农村，业余时间除了看电视看录像赌博打麻将之外，还另有一种活法，就是读书写作。这是一种更值得尊敬的生活方式。

这比推出一部伟大作品更加重要。

记得培训班初办时，我在报上读到记者采访农民作家周春兰的文章。记者问她为什么写作。周春兰说为了尊严。

这个回答，让我永难忘记。

祖祖辈辈挣脱不了岁月的蚕茧
从这一天走向另一个这一天
无从说起的困苦和灾难
酒中饮尽
风雨中走来
沧桑中逝去
辛苦有了本色
是家的那折不断的炊烟

——题记

1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不愿见到人，尤其是村里的人。也怕见到屋子外面的阳光，总爱躲在阴暗的屋子里，或是无人寂静的黑夜里。这样的心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知道，只知道结婚前不是这样，那么，结婚以后……对，就是结婚以后。

有些事吧，婆婆跟我说好多些事，在不能一刀切，也就是不平等的情况下，也只能叫我吃些亏，受些委屈。

“为啥子？”我问。

婆婆眼睛闪了闪，眼角闪出一坨眼屎说：“咋个说你人也老实。人老实吧！就得吃点亏。”她说的是一把手伸出来有长短。

“就这——”

周婶儿走来，婆婆正唠叨着说我，周婶儿听着灰着脸说：“人老实咋啦？人老实就该死？”

婆婆望着周婶儿咂了咂嘴说不出话，然后一扭身说了句：“懒得理你，跟你嚼舌根儿费油盐唾沫不合算。”

婆婆走了，周婶儿还在为我抱不平，三憨子从外面回来站在她身后，眼瞪得核桃大。三憨子是我的“大脚老婆子”，姓张名瑞云。有名有姓的，可人们非要喊他三憨子，因为“憨”的缘故吧！周婶儿的话显然不如他意，

他翻着白眼珠说：“精神病。”

周婶儿望了望三憨子问他说谁？然后不自然地又望望我自找台阶下地说：“晌午了，该做饭的时候了。”灰溜溜地走了。

我想说三憨子小心眼儿，可我没敢说，但三憨子还是妒忌地问：“她跟你说啥子？”

我说：“说你妈得了富婆病，看人眼皮儿是往上翻，头仰得高高的像个下蛋的母鸡。”我开着玩笑。

“呸……”三憨子吐了口唾沫。

“哟，你不高兴了。”

“哪个敢不高兴。”三憨子脸黑了。

我忽然话锋一转问三憨子：“人们都说你对你兄弟们咋就像瓜连籽恁样紧？”

“废话，兄弟么，打断骨头连着筋。”三憨子说

这一点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只是我不明白他们兄弟间的筋怎么连得那么紧。于是，我说：“难怪你家懒外勤替二杆子犁地，二杆子扛着枪到野地里打野鸡兔子，你们啊——”我收住了要说的话，因为我看到他眼里只有白眼珠。

“你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就你尿事儿多。”三憨子不满地拿脚去踢走来的狗，狗伸过嘴想咬他，他缩回身子一歪碰着墙，“不痛。”他嘟哝一句。

“这就叫报应。”我看着他。

他说：“你们不就是恨二杆子，眼红人家有钱吗？”

我没搭话，二杆子有钱是不假，他每回道逍遥自在地玩枪打野鸡，让别人都嫉妒。大伯哥也说三憨子偏向二杆子，曾与二杆子大动干戈，三憨子出力不讨好。这话我没说，只说了声：“好，但愿你兄连弟，弟连兄吧！”

“日你妈，这是哪儿跟哪儿？”三憨子气得哼哼。

我不服气，小声嘀咕：“你咋这个样子？骂人？”

“我哪个样子？”三憨子真的怒了。

“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惹不起的认输。因为“男人有志，女人有势”成为女人的一堵墙。我说出来，三憨子发火了。

他说：“你凭啥子仗我的行势？你是人，我也是人，我咋就不仗你的行势？”

我气得说不出话，真想扇自己一耳光。

小奶奶抱着孙子走来。见我们都铁青着脸问：“你们又打架啦？”

我涩着脸苦笑，因为我们打架成了家常便饭，所以她才这样问。其实

我真的不想打架，挨打打怕了。可有时候又不得不打。

回娘家，本打算啥都不说，可是一见到我妈，眼泪由不住自己夺眶而出。于是，我哭，我扑在我妈怀里哭。妈脸色惨白，不说话，一直听我哭。等我哭够了，母亲才用手擦着泪伤心地对我说：“丫头，都怨我，连累你也没好日子过。我们家穷，你跟着受苦了。都说出门的姑娘靠的是娘家的行势。”

我无法安慰母亲，就像无法安慰自己一样，所以我只能是哭。

母亲又说：“丫头啊，过日子，哪家烟囱不冒烟？”

“烟囱？冒烟？”我疑惑着。

母亲叹息着无奈地说：“等你岁数大了，你就会明白了。”

明白什么？一刹那，我的思想滑过一阵清凉的风，我应该明白我妈话里的话，生活琐事如家常便饭。

妈的话我记住了。不管人们怎样的冷漠和藐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将怎样为自己活着。因为一个家环着一个家，整个一个大的家庭编织着如蜘蛛网，纵横交错着网眼，一个无法解开的结子，犹如我……哦！我妈说过“哪家烟囱不冒烟的。”

于是，炊烟在飘，总有折不断的那炊烟，在我结婚以后的日子——

2

艳阳如春的一九九三年九月，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金秋季节。一个成熟收获的季节。而九月十八日，则是一个喜庆的黄道吉日，是小叔子瑞波的婚期。

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只有我不知道。

等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婚期已成定局，迫在眼前，一下子喜气就浓了，有了热闹让人喜悦。

婆婆的院子里满是烹煮的香味，蒸炸炒炖的炊烟不尽地随风飘扬散去，婚宴的酒席必备得丰盛，超过平日的粗茶淡饭，否则不为席席。

我抱着儿子进去的时候，接亲的彩车花花绿绿的从我面前一驶而去，浩浩荡荡的气派，我羡慕着，回想自己这辈子再不会有这样的风光。我看着接女和陪郎们个个春风满面，他们从车窗里探出头，春风得意地笑着与人打招呼。小车子开过来后，花妈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筛子站在车跟前，前后左右对着新娘要坐的车筛箩一遍。

有人跑过来问：“这是咋子的？啥玩艺？”

“啥玩艺？”我也迷惑着。以前没有过。

堂弟媳红梅走过来说：“这事你就不晓得了，这叫过筛，筛去不好的东西。”

“啥子不好的东西？”一个剪着男孩子头发的女孩问。

看来花妈和红梅的解释白说了。其实我听明白了，租来的东西，如是车，千篇一律的替人接亲，总有些晦气让人觉得不舒服。就像搬新家的人搬到新的住处就要放挂鞭炮，镇住邪气，图个吉祥那样。所以，在花妈和红梅的絮叨下，那男孩气的女孩最终明白。

女孩子突然又说：“那今儿里可就万事大吉了。”

“啊，是啊！那是！”花妈喜笑颜开。

二伯哥站在我身后，和那些人嘴亲着耳朵说着娶亲的过程，要么……如何……尔后是耳语般的嘀咕。

有人走过来说他们在亲嘴？神秘兮兮地笑。

院子里的人个个都忙乎着，有人忽然举起手说：“今个儿屎事不干，只为接媳妇。”

“嗨，接媳妇有酒喝。”有人在笑。

又有人说：“娶媳妇真是美事，怪不得陈咬金天天过年，月月搬亲。”人们又是笑。

“喝酒也能万岁。”有人起哄。

我走进去，人们各忙各的没人看我一眼。有人却在我身后说：“太阳出来懒洋洋哟——”唱歌般的快乐。我扭头望去，那人吹着口哨，口哨声响亮而悠扬。

我把小阳放在三憨子跟前让他自个去玩。我凑近大嫂跟前择菜，大嫂的风眼眯成虾米儿一样看我一眼，把择好的芫荽放在盆里说：“你去剥葱吧。”

我极不情愿地转过身剥葱。人们都知道大嫂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只要闻到葱和蒜苗就恶心得浑身发抖。其实对过于刺激的东西我也反感，只是我没有暴露而已。葱拿在手里却听到小阳在哭，三憨子抡起巴掌打小阳，小阳颠颠地跑来抱着我的腿哭。

我抱着儿子哄着他，大嫂和二嫂不知因为什么突然大笑不止。院子里的人也跟着哈哈莫名地大笑着。我扭着头看时，婆婆和公公脸如关老爷的脸一样地进来，身后跟着几个后辈爷孙伙的人拿着纸糊的高帽子，还有一杆坠红缨的红缨枪，一个手拿火钳问公公喊爷的小伙子把火钳架在公公的

脖子上说：“都看这个老扒灰头今里儿咋搞。”

一下子院子里热闹了，二杆子捂着嘴笑，大伯哥笑着朝堂兄弟瑞仔身边挪。堂弟媳妇红梅和堂嫂文花笑得头颠屁股厥。院子外面围了一圈人看热闹。这是娶媳妇最新潮流，凡是娶媳妇的老公公在新郎官迎娶的时候，戴着高帽子拉着板车儿做牛做马的拉着儿媳妇进洞房。我们这儿还没兴开，只是听人说过。他们就先拿公公开刀，在新娘子还没娶回来之前先做好准备工作。大伯哥和瑞仔说了些什么，瑞仔拿着烟发给那几个小辈份的爷们儿，笑着说，说着笑。

“你不干活？在咋？”三憨子忽然怒气满面地站在我面前。

我一时愣了，说看热闹。

“看啥热闹？”三憨子从我怀里夺走小阳，小阳这会儿看着热闹不哭了。“去洗碗。”三憨子手指着我。

厨子从屋里出来问：“姜呢？搁哪儿啦？等到用。”

婆婆手沾着水，刚洗了脸上的黑灰，忙得裤带——一条布绌子掉在地上，捡起来拴在腰上问：“放哪儿了？”她跌跌撞撞地一阵小跑地跑去。

公公婆婆比谁都忙，进进出出地不是找东西放错地方了，就是厨子问他们要东西一时想不起在哪儿。

姑子和姑姐们早就来了，在我发现时，她们站在那儿满脸绯红地争执着什么，大一声小一声的，惊得人们时不时的拿眼盯着她们。本来我和堂嫂在一块洗碗，堂嫂也凑着热闹蹲在她们身边听得眉飞色舞。我一人将手伸在浑浊着油腥的盆子里洗脏兮兮的碗。

花妈从外面进来，将筛子朝地上一甩问：“铺床哪个铺？”

“你铺。”婆婆从屋里出来，手撩起围裙擦着手上的水说。

“不行，喊媳妇们，她们年轻，我老了。”花妈说着坐在椅子上。

“老了就老了，姜是老的辣。”红梅朝花妈吼了一句，婆媳俩向来不和，这会儿红梅较着劲。

“不行。”花妈回答得铿锵有力。

“啥子行不行？就你是个料？离了你这个夜壶人就不尿尿了？”红梅声高力大地和花妈吵。忙得大嫂和二嫂左右推着红梅劝着好话说尽，红梅才放手不言不语。

铺床的事儿，婆婆想了想说：“老大家和老二家，你们来。”因为她们儿女双全，上面二老健在。

“瞎掰。”不知谁嘟哝了一句。

本来惹了一肚子气的花妈听了脸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花妈转过身喊：

“你们都来，我教你们。我老了还把那些东西带进土里去？”

大嫂站起身，一种被激活的气氛是她们有资格、有辈份。姑姐、姑子和堂嫂文花、还有余气未消的红梅，一窝蜂地进去。花妈手托茶盘，让大嫂摊开床上的东西，她便念念有词的朗诵诗一样的亢奋。

“铺床，铺床，新娘进房。床下点灯，奶奶望孙。撒把金筷先得贵子，撒把喜糖后添姑娘。添了姑娘送楼上，得了贵子送学堂。”

我站在房门口，看着她们正铺就着新床。所谓新床，也就是言意的表明。其实，它只是一张旧的床。那种枣木，或是梨木，棠棣树木，只要是床都只是结果儿的树才能做床。所以，我望着这张磨得溜光呈棕红色的枣木床，回想着它很有些年轮。它也许是公公爷婆奶奶成亲时的新床，接着迎来婆婆。后来娶了大嫂和二嫂。在我结婚时，仍然是这张床。分家的时候，婆婆说这张床要留给瑞波用。这张床迎来了人老几辈，儿孙们成双成对，我实在想不出为什么。

这张床与别的床也没啥区别，四条腿落地。有床寸子，有手扶栏杆，却没有古色古香的那种雕龙攀凤的富贵。它属于小家小户人家的那种祥和。一般的床都是三尺七寸宽，或四尺七寸宽的。它暗喻啥子？有人说床不能离妻，就像盖房子丈二八，丈三八一样离不了发。

花妈仍在念念有词：“一把撒的金子米。二把撒的四双筷。三把撒的枣生子。四把撒的四金砖。五把撒的五子登科。六把撒的五子状元。”她的手伸在茶盘里抓着花生，枣子，核桃之类的东西合着嘴里喊出的话一起撒在床上，这下床铺成了一铺新床。

花妈铺床的程序刚落定，女人们的嬉笑声渲染着屋子充满了生气。红梅忘了刚才的不快笑得前仰后合。大嫂和二嫂最后出来时，花妈“咚”的搬个椅子堵在门口，她严严实实地把着门，在新娘入洞房之前，谁也不能进去半步，为啥子？

花妈说：“不能让毛童女进去。”

“进了咋了？”有人问。

花妈说：“说不清，反正——”

“人都怎么啦？”瑞仔在喊。因为厨子在喊女人们帮厨。

于是，女人又开始忙乎了，看似谁都在忙乎着，可谁都又在消极怠工着。她们手摸着菜不动，眼瞅着另张脸噙着舌根嚼着时间转动。不知谁忙中偷闲，说了一句：“人家娶媳，当新郎官，关你们屁事儿，忙得跟狗欢子一样。”

所有人抬起头没显出怎样的亢奋。

二嫂蹦出一句：“瑞波结婚洞房事快活，你们不会也快活。”

红梅听了扑哧一声笑了，扬起手捶打着二嫂，口水溅着飞跃在她的面前。所有人都笑，婆婆也笑。笑得最为开心的是公公，公公皱纹如浪的脸笑容绽开了花样。

秋的风儿吹来似在弹琴歌唱，点点音符纷飞着飘向晴朗的天空。天空中有鸟飞去在天远处。忽然，村外的路上有鞭炮响起，很快有了人的吆喝声说新娘子到了。我没在意什么，人们却在意地奔出去，顺着路走去，路旁盛开的野菊花儿黄灿灿的耀眼。忽有一阵风刮来，人们眼前一亮，形若鼓点的声乐踩着曲子的乐章起伏着，新娘子真的到了，人们一窝蜂的涌去。

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再响起，新娘子已亭亭玉立地站在那儿，被人围着，像一件极为新生的事物那样供人展览着，实际上就是被人欣赏着。我看着新娘子从车上下来时，鞭炮轰鸣，花妈拿着筛子正筛反筛三遍，然后，让新娘穿过燃着篝火的空间，染着火光的彩霞，踏着炫人的舞步，一步三摇的被人拥着。再后来她就站在那儿等着新郎官来迎亲，一辈子最享用的新郎官的三鞠躬。我站在人群外，同样以欣赏的目光，看着新娘子浓艳抹妆。鲜红的金丝绒旗袍胜过传统的红色裙装式唐装什么的，勾勒出女人的典雅和高贵。我心生一丝嫉妒。新娘的风光是我们这代女人一辈子都不能有的。我第一次见新娘，如果恨她，也是因为瑞波的缘故，瑞波在订婚的时候，订婚的酒席可谓宾客满座，所有的人都被请了去，包括堂嫂文花和堂弟媳红梅。唯有我和三憨子没有成为列席的对象。

这就怪了，有人不信邪地问瑞波咋回事？瑞波说谁让我们穷的。那人又对我说瑞波这狗日的狗眼望人低。

新郎还没来迎亲，新娘只好晾在那儿晒着太阳，供人们欣赏、特别是成为毛小伙们逗闹的乐趣。有人上前用手逗弄着新娘子的脸，被新娘纤细手推了回去。又有人把一个小伙子连同新娘抱在一起，做出欲亲吻的举动。几个好事的女人连推带搽的再次地把新娘逗闹着，引入热闹的高峰，笑声叫骂声热烈着响成一片。

我静静地站在那儿，看着听着热闹非凡的场面。忽然我的肩被啥东西砸了一下，我回过头伸手去抚摸肩时，意外发现我的邻居，小奶奶的目光正凶狠地瞪着我，我的心咯噔一下，扭过头问：“谁在打我？”

“谁打你？憨家伙。”平日里与我关系不错的胖嫂，向我走来低声说：“你们的小阳为吃糖跟人打起来了。”胖嫂的个头一米七八，高大而魁梧，让我仰着头才能看她。

“在哪儿？”我在嘈杂着的乱哄哄的人群里搜索，才看到小阳被大嫂的

儿子骑在身上，抡起的拳头“咚”一下“咚”一下捶在小阳的后背上。儿子先天瘦不丁点的弱，在别人的眼里也只是一个憨娃子。有人问我们小阳是不是胎儿带？我说不晓得，我只认为儿子不过只是软弱。“刺猬说自己的儿光，黄鼠狼夸它儿香”。动物和人的本能是一致的，我不否认。我见着儿子时，儿子脸上的血迹红得让我心痛。大嫂就在不远处，正与姑子杏平、二姑姐说着什么。她们话意融融没有顾及到所发生的事。我拉起小阳，他不起。我愤怒地抡起巴掌照小阳的屁股就是几下，小阳扯着嗓子更是伤心委屈地哭，我抡起的手僵在自己的面前，心软了。不由蹲下身去哄儿子：“听话，想吃糖等有钱了我给你买。”

“我不啊，我就要吃。”

小阳挣脱开我就势又滚在地上，两只脚连踢带蹬，鞋扔在地上，脸上的血迹滚了一层泥灰，我已无力生气了。有人说看戏了，并吹着口哨，人们一下子把目光从新娘子身上转移到我和儿子身上。他们的热闹景象并非只是新娘子，还有新娘子喜气以外的刺激。

大嫂迅速地转过身，迎着正拭目以待的人们的目光，有着淑女风度的微微一笑，拉起地上的小阳，并以德高望重的那种长辈的姿态呵斥着小阳：“不听话，他不打你才怪呢！起来。”

小阳不买她的账，伸出脚照大嫂腿就是两下，恶狠狠地骂了一句：“滚你妈的，老子不起来。”

我吃惊了，第一次听到儿子能够骂人，而且骂的是大嫂，我也看到了所有人目光里的不可思议。

大嫂脸红了说：“哎哟，不得了啦，你。我又没惹你。”大嫂的话很在理儿，说得也很平和。

“谁让你那臭儿子打我！”儿子没有了平日里的胆怯，堵了大嫂一句。

大嫂的脸先红后白，不自然中滋生着愤怒，最后是恼羞成怒地举起手似乎想扇自己的耳光，但她很快的又放下手，扭转时机地笑着脸和姑姐、姑子们继续说着话。

有人低声说着什么，他们的目光专注着我。

突然鞭炮噼噼啪啪的响起，鞭炮的响声和人的嘈杂声汇成一个声响的世界，充满着喜庆的喧闹，新郎官来迎亲了。瑞波肩挎红彩——新郎的标范，红色丝绸被面做成的，风风光光地走来，身后的乐队用喇叭吹唱着《龙凤呈祥》、《幸福进行曲》。所有人都闪开一条道儿，让新郎和陪郎穿行。司仪的人宣读着婚典的某项仪程，见证着新娘与新郎今生相伴的旅程。不知为什么，新娘脸上原有如太阳的光芒不见了，只有风浪翻滚的哀怨。

人们并不在意这些，只是留着心眼儿看热闹。人们还没想象出婚典的意义怎样时，只听“啪”的一声有玻璃撞地破裂的清脆声，人们循声望去，新娘怀里的镜子甩在地上成了无数的碎片，在太阳光中折射着星星点点的光亮。

人群里哗然了，所有人都大眼儿瞪着小眼儿，不知道新娘的哪根神经错乱了。

小奶奶的孙女，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问：“新娘子为啥子都要拿镜子？那我将来当新娘子也拿吗？”小姑娘很天真。

小奶奶咯咯笑着，“憨丫头……”又说，“新娘子拿镜子是避邪的，所有妖怪见了镜子就会跑掉。”

“那镜子破了呢？”小姑娘刨根问底。

小奶奶不吭了，她想说不吉利，却怕说出口。

“几个嫂子也真是的。”有人站在高处突然抱怨一句，她的意思是几个嫂子应该打个照面顾及一下新娘子的情绪。

我抬头望去，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着我和大嫂及二嫂的所在位置。有人议论着什么，不经意飘入耳际，他们在说瑞波结婚的日子不干净，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是这么想的。他们还说小阳头破血流……我不再听了，我拉着小阳去洗脸。堰塘里的水很清，儿子的脸和我的身子倒映在水中。小阳却扑在我怀里，他紧紧地抓着我的衣襟，生怕一不小心我会离开他似的。

新娘入了洞房，人们就争先恐后的围在桌子旁，大人拉着小孩，年轻的人搀扶着老年人。酒席的桌子被人围得水泄不通。现在坐席的人越来越多，以前吃酒席一家只来一个人带个孩子。如今流行了啥合家儿搬，所以，人拥挤着很正常。礼尚往来的结果，送的钱多少，回的还是多少。有了礼尚往来，人们彼此的关系无论亲戚朋友，或左邻右舍，都会在感情或关系中更进一步的融洽和亲密。这是村里历来的传统观念，没有人随意更改，也没有人刻意去创造另类的创举。

大嫂很平静地站在人群之外，迎着太阳的光焕发着美丽的神采。我眼看过去借着太阳光的作用，发现大嫂的目光里蕴含着的那种与众不同的冷漠，她黑白分明的眼球，反射着她心里的仇视和怨恨。我知道她在罢工，或多或少的因素与瑞波这小东西结婚有关。如果把怨恨泄愤在小叔子身上，最不公平的是我们。有关这小东西结婚集资的问题，已破了先例，村里上上下下及长及幼的所有人没有过这等事。瑞波的过人之处是善于利用别人，哪怕是长兄长嫂们。他找到堂兄弟瑞仔，通过一个非正式的家庭会议，女人们一概不能参加，这是家庭的原则问题。会议的结果是兄弟们一致表态

的：老大瑞林，老二瑞海各摊派五百块钱，而我们要比他们高出一倍。

“为啥子？”我觉得理儿不服说出来。却没有人理我。

只有三憨子对我吼叫着说：“这钱都出，你也得出。”

“出啥子么？”我明知故问。

“钱。”

我不是一个善言的人，只要大家都认为我们该出那份钱，我想出就出吧。三憨子推着板车变卖家里的粮食，我帮着他去卖。只是我们要比他们高出一倍的钱，回过头我问三憨子，赔着一百二十分的小心。三憨子也许因为我的心眼儿实，才有了耐心解释着说，二杆子结婚时，老大帮了钱，帮了多少，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和三憨子结婚时，据人说二杆子们帮了一窑砖头。一窑的砖头就那么五六千块吧，在我眼见砖头时，烧得不熟的上层和过熟的底层留给我们一大家子，而中间成色好的砖头，二杆子则留着自己用。

我啥都不说，因为我妈说过哪家烟囱不冒烟。

门外再次有鞭炮响起，瑞仔引进一个瘸腿的男人，五十多岁，要饭的。他用一块红纸包着钱，或十块？或二十块？那么瑞波就相对要还那男人数目的一倍。人们都知道这是丐帮的规矩，也就是一种生存的游戏规则。一个古老而又不遭人拒绝的乞讨者。

瘸腿男人嘴里念念有词的顺口流着大喜日子的吉祥话。

我挪把椅子说：“坐吧。”

人们哄然大笑说：“你还对他客气？”

我脸红了，但我挪的椅子还是被瘸腿男人坐上了。

有人在喊：“小阳睡着了。”

我转脸望去，小阳睡在墙边的地上。我走过去时，大嫂已把他抱起，用手拍拍小阳身上的灰尘，我有了感动，接过孩子。

大嫂说：“抱回去放在床上，免得受冻。”

“几个嫂子呢？”堂兄弟瑞仔在喊。

我抱着小阳回去，婆婆喊住了我。

我回过头问：“咋子？”

婆婆张着嘴，显然还在犹豫。我只好又走去，婆婆才用手指着小阳说：“放我床上。”

瑞仔又在喊：“大嫂，二嫂过来。”

发生了啥子？有人说新娘子在哭。可能是毛童女们抢糖，或抢一根红筷子绊倒了新娘子，有人这样猜测。也许因为入洞房时新郎先于新娘，风